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列國紀 起丙午盡己卯凡三十四年

通鑑於周亡之後即以秦紀年按是時六國尙未滅也論地則秦之境不大於齊楚論德則秦之政不勝於趙魏何得蔑視六雄而覔以天之歷數歸之故依綱目之例以甲乙紀年而秦與列國各以年數分紀於其下存實錄也

丙午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楚考烈王八年燕孝王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二年趙孝成王十一年韓桓惠王十八年齊王建十年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 河東本魏地秦取之以其地在大河之東置河東郡刑人於市與眾

棄之秦法論死於市謂之棄市 應侯日以不懌(音亦)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也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者初以干游學諸侯大小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曷音揭)魋顏蹙齃膝攣(齃音遏)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我所自有所不知者壽耳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顧其御者曰吾持粱齧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及聞應侯以王稽鄭安平事且

得罷乃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謂春生夏長秋實冬藏各成功而相代也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商君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吳起事見一卷安王二十一年大夫種相越王句踐以霸會稽之恥功成不退爲勾踐所殺應侯謬曰何爲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閎夭周公皆武

王之賢臣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五星早出爲贏晚出爲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怨已讐謂殺魏齊德已報謂進用王稽鄭安平等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爲上客因薦於秦王秦王召與語大悅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秦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爲相國澤爲相數月免

司馬遷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

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救世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史記正義曰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羿古之善射者造父古之善御者也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楊倞曰感忽恍惚也悠闇謂遠視不分之貌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

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露袒如人之支體上下無衣裳以覆蔽裸露肉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百人爲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莫邪吳之寶劍也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劉向新序作銳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

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左傳怨耦曰仇讎校也兩本相對讎校是非也）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商頌之辭武王湯也發依商頌詩作旆古者軍將戰則建旆）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楊倞）

曰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

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賃借也僦也市傭謂市人之受雇者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爲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三身一髀禪一脛繳一凡三屬操十二石之弩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餘此皆近世教習所致武備之盛前古未有其比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中試謂程試而中度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給以田宅便利之處胄今之兜鍪○鍪音矛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

造則不易周也改造謂更選擇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楊倞曰隱之以阸謂隱蔽以險阸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阸隱藏其民於阸中也忸串習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爲常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蚿曰鰌我亦勝我○忸狃同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楊倞曰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衆強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焦熬之物至脆投石則碎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

之耳（楊倞曰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此數國使之危殆）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漸漬浸也言勢詐功利相染以成俗）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言不可自以為必勝）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楊倞曰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

參伍參猶錯雜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謂託將者孰也成也事有利于成者亦有利于廢者惟孰所在以爲張弛不可一意欲成而忘其廢也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楊倞曰至謂守一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楊倞曰百官軍之百吏也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

謂五無曠也曠廢　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將建旗伐鼓以令三軍之進退死不離局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犇命謂犇走來歸其命　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貢楊倞曰傃向也貢獻于上將也。傃音素微子開封於宋殷紂暴虐微子犇周武王殺紂封微子于宋微子本名啓此云開者避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楊倞曰說苑云桀爲天子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當是說苑誤案戰國時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同乎　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竭蹶顚仆

也
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引文王有聲之詩而言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
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
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安其上惟欲吾兵之至也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
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
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
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　周
民東亡義不為秦民也秦人取其寶器及九鼎一飛入泗水八入于秦遷
西周公於憚狐之聚此西周文公也武公之子也自赧王時東西分治赧王擁虛器而已班志河南郡梁縣有

懸瓠聚括地志汝州外古梁城卽懸瓠聚也陽人故城卽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所居也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索隱曰懸瓠聚與陽人聚在洛陽南北五十里梁新城之閒也　楚王遷魯於莒而取其地　魯至是而亡

丁未　秦昭襄王五十三年楚考烈王九年燕王喜元年魏安釐王二十三年趙孝成王十二年韓桓惠王十九年齊王建十一年

秦伐魏取吳城　後漢志河東郡大陽縣有吳山山上有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　韓王入朝於秦　魏舉國聽令於秦

戊申　秦昭襄王五十四年楚考烈王十年燕王喜二年魏安釐王二十四年趙孝成王十三年韓桓惠王二十年齊王建十二年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班志雍縣屬扶風秦惠公都之有五畤故于此郊見上帝欲行天子之禮也應劭曰四方積高曰雍　楚遷于鉅陽　襄王三十七年楚自郢東北徙于陳今自陳徙鉅陽至始皇六年春申君以朱英之言自陳徙壽春則此時所徙鉅陽未離陳地也

己酉　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楚考烈王十一年燕王喜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趙孝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二十一年齊王建十三

年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爲元君元君魏壻也

考秦昭襄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燕王喜四年魏安釐王三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齊王建十四年

秋秦王稷薨孝文王柱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七子八子秦以宮中女官名子楚爲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絰入弔祠賢曰衰服斬衰衰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要絰象大帶絰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言其四境皆鄰于敵國四面拒戰也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爲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姓卿名秦○鄗音霍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

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燕師至宋子（班志宋子縣屬鉅鹿郡）趙廉頗爲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樂閒於代（改正樂閒通鑑據燕世家誤作樂乘按乘趙將也今從趙世家改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使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　趙平原君卒

司馬遷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辛亥　秦孝文王柱元年楚考烈王十三年燕王喜五年魏安釐王二十七年韓桓惠王二十三年齊王建十五年

冬十月己亥秦王柱卽位三日薨楚子立是爲莊襄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聊城在濟水之北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爲陳利害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

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于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于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于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遊于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

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
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
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
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
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
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
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
里鄉使曹子計不及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
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
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
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子者非

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敝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壬子秦莊襄王楚元年楚考烈王十四年燕王喜六年魏安釐王二十八年趙孝成王十七年韓桓惠王二十四年齊王建十六年

秦以呂不韋爲相國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師師

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有天下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六十餘年西周已亡猶幸東周能守其祀東周又爲秦所滅則盡不祀矣索隱曰既盡也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

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班志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平王居之洛陽周公遷殷民于此是爲成周師古曰穀城郎今新安縣劭曰平陰在平城北故曰平陰班志河南郡之平縣郎平城也括地志曰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曰在平津大河之南魏文帝改曰河陰劉昭曰偃師帝嚳所都盤庚復南亳是爲西亳鞏古鞏伯國周之東周公所居緱氏周大夫劉子邑宋白曰緱氏春秋之滑國已上七邑漢皆屬河南郡○緱音勾

秦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爲文信侯

秦蒙驁伐韓取成皐滎陽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滎澤在其南唐屬鄭州

初置三川郡爾雅註以洛陽有伊洛河三水故名焉或曰涇渭洛爲三川

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班志卞縣屬魯郡爲家

人

癸丑 秦莊襄王二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燕王喜七年魏安釐王二十九年趙孝成王十八年韓桓惠王二十五年齊王建十七年

日有食之　秦蒙驁伐趙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班志榆次狼孟二縣幷屬太原郡榆次卽左傳涂水梗陽之地括地志狼孟故城在幷州陽曲縣東北二十六里　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爲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吳都姑蘇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而吳爲越班志吳縣太伯所邑漢爲會稽郡治所宮室極盛初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瑇瑁音代妹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甲寅 秦莊襄王三年楚考烈王十六年燕王喜八年魏安釐王三十年趙孝成王十九年韓桓惠王二十六年齊王建十八年 秦王齮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秦蒙驁帥師伐魏取高

鄴汲班志高都縣屬上黨郡汲縣屬河內郡括地志高都縣今澤州也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之西南二十五里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誡門下曰有敢為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為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當是時信陵君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信陵君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後漢志汝南郡征羌縣有安陵亭注云即魏安陵君所封地括地志曰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

六國時爲安陵秦使之守管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叔邑後漢志中牟縣有管城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四大夫使爲執節尉信陵君使安陵君遣縮高欲使縮高以父讓其子也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封其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太府魏國藏圖籍之府憲法也憲之上篇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不赦有常

書有常法也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爾雅曰縞皓也[illegible]顏注曰白緻繒也○縞音杲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于思慮失言于君請再拜辭罪秦王使人行萬金于魏以閒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信陵君殺晉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六年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

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鄭元曰君爲之主弔原恩爲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記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司馬遷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五月丙午秦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於文信侯號稱仲父嘗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

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下令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呂不韋封文信侯仲父以齊桓禮管仲稱之

秦晉陽反是年秦收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

乙卯秦王政元年楚考烈王十七年燕王喜九年魏安釐王三十一年趙孝成王二十年韓桓惠王二十七年齊王建十九年

秦蒙驁擊定晉陽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閒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笄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淮南子曰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圖經水上接薄茄水南流至笄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邠州乾州之北又東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于渭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嵕之東仲山也○笄音飢嵕音宗並北山東注洛師古曰洛水即馮翊漆沮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來始有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水自

人塞後歷鄜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是
也漢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
沮水自邠州東北來洛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師
與漆沮合所謂洛卽漆沮者言其本同也。鄜音孚中作而覺古
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
竟也覺露也韓之謀露也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
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
地溉音
槩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塡閼謂壅泥也言
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
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佑曰古者
百步爲畝秦漢以降卽二百四十步爲畝關中由是益富饒客
有見趙孝成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
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
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
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
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

國然而王之寶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于所愛

丙辰 秦王政二年楚考烈王十八年燕王喜十年魏安釐王三十二年趙孝成王二十一年韓桓惠王二十八年齊王建二十年

秦麃公將卒攻卷（補註卷卽卷津在滎陽魏邑也○索隱邑名晉標）斬首三萬　趙以廉頗爲假相國伐魏取繁陽（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　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

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矢糞也稱設三遺矢謂數起便也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壽春縣漢屬九江郡唐為壽州治所始皇六年楚方徙都壽春史終晉廉頗之事也

丁巳秦王政三年楚考烈王十九年燕王喜十一年魏安釐王三十三年趙悼襄王偃元年韓桓惠王二十九年齊王建二十一年

歲大饑五穀皆不熟為大饑　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班志武遂縣屬河間國方城縣屬廣陽國後漢志作方城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秦置鴈門郡在代郡西南匈奴淳維之後本夏后氏之苗裔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曰夏桀無道

遇彼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
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
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
也○粥音育葷音熏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康曰將帥出無常處所在爲
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莫府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孔頴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記正典無言騎者
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蓋騎而射始于趙武靈王謹烽火多間諜塞上置候望之地邊有警則舉烽漢書音義烽
如覆米䉛縣著桔槹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䉛漉米藪也蘇嬰頴反嬰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燧
主謹燧主夜別諜者使之間行以伺敵視其變動也○莫音郁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收言
產而自保也有敵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
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
李牧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
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

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彀謂能射者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單于匈奴首領之稱班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如淳曰襜襤胡名在代地班書作襜林○襜都甘切襤音藍破東胡東胡其後爲鮮卑烏丸服虔曰在匈奴東故曰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班志緜諸道屬天水郡而漢之制縣有蠻夷曰道括地志緜諸城在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唐貞觀十七年省入淸水縣韋昭曰緄戎春秋以爲犬戎余謂昆戎即周之昆夷詩與狄同班志隴西郡有狄道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天水郡有獂道應劭曰獂戎邑也

伏道晉置武始郡括地志漆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觀音昆豲音桓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後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晉分扶風置新平郡治漆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唐寧慶二州地又班志馮翊臨晉縣古大荔城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地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在今州東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班志安定郡有烏氏縣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班志北地郡有朐衍縣括地志鹽州古戎狄居之朐衍戎之地。荔音例氏音支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自漢北平無終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訥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甘泉在漢馮翊雲陽縣漢祀甘泉宮于此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隴西唐渭州洮州河州之地北地唐慶州寧州鄜州靈州

靈州之地上郡唐延州綏州銀州之地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
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五原郡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酈道元曰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
廣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志之僞也陰山在
河東南斯可矣漢郎中侯應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
孝武出師攘之于漠北匈奴過之未嘗不哭則此山當在沙漠之
南也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
是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山險于長
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名曰高闕水經註河水自臨戎縣東屈而
東流逕高闕南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劉昭曰高闕北
在大磧口三百里杜佑
曰高闕當在豐州河西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史記正義曰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
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漢之鴈門代郡皆在句注陘之
北唐之蔚朔蔚新武州即其地也若唐之代州鴈門郡惟崞繁畤
二縣漢鴈門郡之舊縣其雁門縣則漢太原
郡之廣武縣也五臺則漢太原之慮虒縣也其後燕將秦開為質
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
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名在上谷余按漢書所謂上谷之斗造陽是也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

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卽嬀州懷戎縣史記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史記正義曰上谷今嬀州王豎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以上谷名縣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郡以拒胡漁陽唐嬀州檀州北平唐平州遼東其地在大遼水之東唐營營遼州又營爲安東都護府治所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匈奴之俗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鋋音蟬亦音延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戊午秦王政四年楚考烈王二十年燕王喜十二年魏安釐王三十四年趙悼襄王二年韓桓惠王三十年齊王建二十二年衛

蒙驁伐魏取暘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七月蝗疫蝗子始生曰蝝翅成而飛曰蝗以食苗為災疫札瘥癘也　蝝音緣瘥音蔡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魏安釐王薨欲為中天臺令敢諫者死許綰荷鍤見王曰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且商之王曰何若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欲中天而半之當高七千五百里高既如此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必先以兵伐諸侯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而外又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已備乃可以作魏王嘿然無以應乃不起臺至是薨子景湣王立

起秦王政五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燕王喜十三年魏景湣王增元年趙悼襄王三年韓桓惠王三十一年齊王建二十三年

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邱山陽等二十城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

酸棗縣北十五里索隱曰燕虛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赧
王四十二年黃歇說秦王曰拔燕酸棗虛桃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
里有桃城虛蓋與桃相近括地志南燕城古燕國滑州胙城縣是
也桃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班志長平縣屬汝南郡括地志
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史
記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山陽縣余考之上下文此非河內之
山陽蓋班志山陽郡之地初置東郡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赧王三年劇辛自趙適燕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于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于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史記秦王政六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燕王喜十四年魏景閔王二年趙悼襄王四年韓桓惠王三十二年齊王建二十四年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徐廣曰壽陵在常山史記正義曰本趙邑也余據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閒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初五國將伐

秦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一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絃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至是果敗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人皆以楚爲强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劉昭曰江夏郡鄳縣古冥阨之塞也史記正義曰黽阨之塞在

中州張守節曰中州羅山縣本漢鄳縣平靖關蓋鄳縣之阨塞括地志曰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古冥阨塞亦謂鄳阨阨塞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冥阨其一也。睍晉詩 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鬭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拔魏朝歌朝歌紂都衛康叔所封也括志朝歌縣屬河內郡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括志野王縣屬河內郡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至秦王政七年楚考烈王二十三年燕王喜十五年魏景閔王三年趙悼襄王五年韓桓惠王三十三年齊王建二十五年秦伐魏取汲 秦夏太后薨韓夏姬也 秦蒙驁卒

至秦王政八年楚考烈王二十四年燕王喜十六年魏景閔王四年趙悼襄王六年韓桓惠王三十四年齊王建二十六年魏與趙鄴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癸亥秦王政九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燕王喜十七年魏景湣王五年趙悼襄王七年韓王安元年齊王建二十七年秦伐魏取垣蒲蒲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蒲子垣縣皆屬河東郡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本魏地王垣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故城在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秦王宿雍己酉王冠帶劍秦楊端和伐魏取衍氏衍氏在鄭州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嫪老去聲毐哀上聲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為毐舍人者甚衆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攻蘄年宮班志蘄年宮秦惠王所起在雍括地志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

徙蜀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萯陽宮（萯陽宮秦文王所起水經注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後漢志甘亭在扶風鄠縣○萯音倍）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上謁請諫（謁猶今之刺也上謁請諫者通名而求見也）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若汝也）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天之經星也日月五星之行舍次所舍故謂之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沫涎也○沫音末）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生死存亡聖主所欲

急闕也陛下欲闕之乎蔡邕獨斷曰陛階陛下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稱陛下謂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于階陛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以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若今稱殿下閣下之類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謂嫪毐囊撲二弟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質與鑕同鐵椹也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受事者受所教之事乃爵之上卿王自御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爲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衆進之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爲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而還欲以發春申君之問也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

平日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周赧王五十三年楚以春申君爲相至是二十餘年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言非但如此而已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謹舍者別爲館舍乃居之亦衛甚謹也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李園妹爲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無望者不望而忽至今君處無望之

世（謂生死無常也）事無望之主（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稱謂有人爲可以防意外之緩急者）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王今病旦暮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班書百官表郎掌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韓信曰吾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蓋戰國時畧此官）王薨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史記正義日棘門壽春城門名）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

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楊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甲子秦王政十年楚幽王悼元年燕王喜十八年魏景閔王六年趙悼襄王八年韓王安二年齊王建二十八年秦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冬十月免相出就國文信侯國河南洛陽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楚人李斯者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後入倉見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無人犬之憂于是喟然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乃辭于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此布衣馳騖之秋

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此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于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事呂不韋得見秦王而說之秦王以爲客卿時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史記戎王使由余使于秦穆公禮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悅之乃歸由余由余諫戎王而不聽穆公使人要之由余遂去戎降秦穆公用其謀伐戎幷國十二開地千里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之于楚授以國政奚薦其友蹇叔穆公使人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晉惠公殺其大夫丕鄭其子豹奔秦穆公用之公孫支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廏駃騠音決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

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

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地志京兆新豐縣秦之驪邑古驪戎國也驪山在其南漢高帝七年更名新豐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

食人我布衣然見吾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
爲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　辭趙入秦置酒

乙丑　秦王政十一年楚幽王二年燕王喜十九年魏景閔王七年趙悼襄王九年韓王安三年齊王建二十九年　趙人伐
燕取貍陽　戰國策燕昭王攻齊陽城及貍意貍即貍陽也其地當在齊燕境上　兵未罷秦將軍王翦
桓齮楊端和伐趙　言伐燕之兵未罷而秦兵來伐也○齮有欺起蟻三音　攻鄴取九城王翦
攻閼與橑陽　十三州志橑陽在上黨西北百八十里盖唐樂平郡地今之遼州○橑音遼　桓齮取鄴安
陽　鄴縣有安陽城曹魏置安陽縣鄴郡　趙悼襄王薨子幽繆王遷立其母倡也
倡妓女也　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爲遷亡趙張本

丙寅　秦王政十二年楚幽王三年燕王喜二十年魏景閔王八年趙幽繆王遷元年韓王安四年齊王建三十年　秦文信
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王恐其爲變乃賜文

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飲酖死鴆鳥出南方喜食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臨哭也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楊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穿壁窬窬牆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擔亦作儋齊人名小甖爲儋未見雒陽也

自六月不雨至於八月　秦發四郡兵助魏伐楚發關東四郡兵也

丁丑秦王政十三年楚幽王四年燕王喜二十一年魏景湣王九年趙幽繆王二年韓王安五年齊王建三十一年秦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後漢志魏郡鄴縣有平陽城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若據正義所云則以此平陽爲河東之平陽非也當以後漢志括地志爲正　斬首十

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括地志宜安故城在常山藁城縣西南二十五里肥下即班志眞定國之肥纍縣春秋肥子之國括地志肥纍故城在藁城縣西七里]秦師敗績[大嗣日敗績]桓齮奔還趙封李牧爲武安君

戊辰[秦王政十四年楚幽王五年燕王喜二十二年魏景閔王十年趙幽繆王三年韓王安六年齊王建三十二年]秦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後漢志魏郡鄴縣有武城史記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城是]韓王納地效璽於秦請爲藩臣使韓非往聘[古者列國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班志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鼂錯爲申商刑名之學言人主不可不知術數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公孫宏曰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畢見于上謂之術]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

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 自孤憤至說難皆韓非子篇名索隱曰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者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韓非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者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者明君觀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余謂說難者言游說之難 秦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爲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秦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與韓非同事荀卿知其能勝己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

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楊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非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己巳秦王政十五年楚幽王六年燕王喜二十三年魏景閔王十一年趙幽繆王四年韓王安七年齊王建三十三年 秦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秦軍畏李牧不敢戰而還。番音婆又音盤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王之父異人質於趙生王于邯鄲 王即位丹爲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爲丹遣荆軻刺秦王秦本附箋史記索隱曰燕丹之質秦也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仰天而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

庚午秦王政十六年楚幽王七年燕王喜二十四年魏景閔王十二年趙幽繆王五年韓王安八年齊王建三十四年 韓獻南陽地於秦此漢南陽郡之地時秦楚韓分有之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地於秦 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史記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余謂上書代地震則樂徐平陰皆代地也烏得在晉汾二州界水經注徐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逕郎山入北平郡界暮樂徐之地當在徐水左右又代郡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舒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注曰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潭淵而不注俗謂之平湖平陰之地蓋在此湖之陰也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辛未秦王政十七年楚幽王八年燕王喜二十五年魏景閔王十三年趙幽繆王六年韓王安九年齊王建三十五年是歲韓亡。

秦內史勝滅韓史記本紀作內史騰班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余按秦內史兼治畿三輔之地始皇并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其一也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韓至是而亡潁川郡韓地也韓自平陽徙都河南新鄭韓景侯又自新鄭徙都陽翟秦滅韓遂以為陽翟縣為潁川郡治所

秦華陽太后薨

趙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訛謠同

衛元君薨子角立

壬申秦王政十八年楚幽王九年燕王喜二十六年魏景閔王十四年趙幽繆王七年齊王建三十六年秦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史記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是也余謂上地以其地在大河上游凡上郡抵西河之地皆是也應劭曰井陘在常山郡井陘縣西唐謂之土門楊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是

年秦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癸酉 秦王政十九年楚幽王十年燕王喜二十七年魏景閔王十五年趙幽繆王八年齊王建三十七年是歲趙亡 秦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 趙至是亡 秦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 王母邯鄲美女也 還從太原上郡歸

秦太后薨 秦王翦屯中山以臨燕 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爲中山國趙滅之以其地爲中山郡水經註曰城中有山故日中山唐之定州即其地也 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爲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上谷燕地秦置上谷郡唐易州嬀州之地括地志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甲戌 秦王政二十年楚王負芻元年燕王喜二十八年魏王假元年齊王建三十八年代王嘉元年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不中荊軻者衛人也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

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遊于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燕太子丹自秦亡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于燕燕

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別又方如字讀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徐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于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于此也夫樊將軍窮困于天下歸身于丹丹終不以迫于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

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于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雕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道跪而蔽席蔽撆入聲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附錄史記正義曰光謂太子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

面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傴行見荆卿劉錄烈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餞荆軻值其醉臥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遂往見之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于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

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于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荊卿留意焉

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附攷史記索隱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鼃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卽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華陽臺出美人鼓琴軻曰好手也卽斷其手以玉盤而進之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漢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正義曰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還古督亢地也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

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腐心心憤極而欲腐爛也○揕音枕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謂以

毒藥焠劍鍔也水與火合爲焠○焠音翠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纔足以霑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爲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于時白虹貫日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

嬖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音攝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于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

王驚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附錄史記正義曰荆軻之提秦王也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屛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于是奮袖超屛而走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前殺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于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伐燕與燕師代師戰于易水之西大破之胥句踐初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我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乙亥 秦王政二十一年楚王負芻二年燕王喜二十九年魏王假二年齊王建三十九年代王嘉二年 冬十月秦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 索隱曰衍水在遼東 燕王使使斬丹以獻于秦王秦王復進兵攻之

秦王賁伐楚 賁翦之子也 取十餘城秦王問于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 王父莊襄王諱楚故謂楚爲荆 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秦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

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內頻陽山而名

丙子秦王政二十二年楚王負芻三年燕王喜三十年魏王假三年齊王建四十年代王嘉三年是歲魏亡 秦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城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 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義而許之 秦李信攻平輿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 蒙恬攻寢班志汝南郡有寢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寢邱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邱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寢疑是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入固始也杜佑曰穎州汝陰縣有寢邱秦蒙恬攻寢卽此 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爲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

為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為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即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郡應鄉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然秦漢之備行軍亦自有都尉李信奔還秦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

名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此當是出武關也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史記註怚音麤徐廣曰一作粗〔補註〕怚音將豫翻讀如聚慮憍高仰之意舊註音粗非也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丁丑〕秦王政二十三年楚王負芻四年燕王喜三十一年齊王建四十一年代王嘉四年〔丞〕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挑戰者擿撓敵以求戰也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裴駰曰據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于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

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桀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犨距躍三百是也　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蘄縣也康以為江夏之蘄春其謬甚矣　殺其將軍項燕項燕項梁之父也　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戊寅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負芻五年燕王喜三十二年齊王建四十二年代王嘉五年是歲楚亡　秦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備考楚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皆楚分也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飯稻羹魚火耕水耨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無積聚是以江淮以南無凍餓之民亦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佚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民皆急疾有氣勢。呰音疵窳音雨

己卯秦王政二十五年燕王喜三十三年齊王建四十三年代王嘉六年是歲燕代俱亡　秦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於是盡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

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于秦王秦王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王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霍）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王不中于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司馬遷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

食者八九百歲于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忽諸言忽然而亡也）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焱音豔）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手行也伏伏地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白公勝欲報其父讐不勝其忿以及其叔父事見左傳）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

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要離吳人爲吳王闔閭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螫毒于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爾雅鼅鼄鼄蝥方言鼅鼄自關以西秦晉之閒謂之鼄蝥趙魏之閒謂之鼅鼄。蝥音矛荊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善哉

秦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九年趙既不記秦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今會稽郡治吳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昭曰禹會諸侯江南而紀功因名其山曰會稽猶言會計也

五月秦賜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敫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

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爲反間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荻杜預曰雍門齊城門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甄音絹當作鄄之閒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備考臨晉關即蒲津關在西安府朝邑縣東黃河岸關下有鐵牛渡唐時橫絙連艦以渡河後絙斷艦破開元中鑄鐵牛八以繫浮梁今牛西岸三東岸四其一沈于河。絙庚去聲艦音炎上聲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南下即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楚攻秦自南陽入武關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

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資治通鑑補卷六終